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黑夜

「那黑的終點可有光，那夜的盡頭可會亮」。

數不清是第幾天了，汗水從體內分泌而出，染濕了綠色值班服，甚至最外層的隔離衣，也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熾熱的艷陽照耀下，那一張張焦急又恐懼的臉龐，格外清晰。

這是一場世紀災難，有別於去年台灣如同世界孤兒般的風平浪靜，這波疫情來的又快又急，也讓本來就處於壓力鍋中的醫療量能更加緊繃。

身為家醫科醫師，我們的專業是第一線基層醫療，疫苗接種也是我們的專業。

2021 年 3 月 22 日，台灣開始施打新冠疫苗，那天早上，醫院的第一個 COVID-19 疫苗診就由我擔任開路先鋒。

一早，我見證了媒體簇擁的熱烈，各家媒體記者紛紛卡位，想取得一個最佳的拍攝角度，礙於人潮洶湧以及防疫相關規定，院方也把門診地點安排在相對空曠避開其他患者的診間。校長和院長如期在開診時間到來，一擁而上的媒體，將偌大的診間擠成了僅容一人通過的通道。

坐在看診位置的我，手心不停沁出汗，強壓著那隨時準備噴湧而出的壓力與緊張，看著倘然自若坐在就診位置的院長，全台首批新冠疫苗施打，在紅色的印章蓋下的那刻，正式展開。

媒體針對疫苗相關問題做了非常多的詢問，包含是否有接種後的不適或不良反應等等，院方也充份針對這些提問做出回應與建議。我們真心希望疫苗能夠更快速的接種在每個需要被接種的人上面。

嗜血的白鯊是不會錯過任何一抹血液的。

「接種 AZ 疫苗死亡」的新聞搭配斗大的紅字以及穿梭的跑馬燈文字，風光開設的疫苗診只維持了一週的甜蜜期。你有想像過疫苗診醫護人員化身電話大隊的場景嗎？今年 4 月的我，在那個疫情尚未正式侵犯台灣的時候，為了要滿足湊滿十人才能開瓶的需求，時常化身電話大隊，求爺爺告奶奶似的，一聽接一通打給符合施打資格的人。

沒有本土確診的 4 月，現在看來就如同天堂。

這一切的安逸就彷彿暴風雨前的寧靜。五月開始一切都變了樣。新聞如轟炸機般的 24 小時播送最新本土疫情情況，白鯊們看到血液，奮不顧身地蜂擁而上，獅子王等等標籤，成了眾人口誅筆伐的對象。疫苗診頓時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甚至新聞媒體開始檢討達官貴人們打權貴疫苗。

從我個人的經驗，也許有人施打到我沒有注意到的權貴疫苗，但我更明顯看到的是造冊上的不透明。許多醫療院所順勢把家人或朋友登記成診所員工，或是沒有攜帶相關證明大鬧診間的情況.....。人生百態，我們醫護見證了許多，但每次的衝突在眼前上演時，還是會讓人感慨萬分。

一天問診施打千人以上的疫苗已經是旁人難以想像的辛苦了，但黑暗的疫情並未因此

消散，反而更加漆黑。

五月的一個夜晚，一個久未響起的手機群組跳出一條突兀地訊息。

「請問各位同學，要如何照顧確診病患？」這個問句，來自北部一個在精神科受訓的同學，這個問句也掀起了我們同學群熱烈的討論，來自各家醫院的好手紛紛把自己照顧相關案例的經驗傳授給手足無措的同學。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在現在醫療分科日漸精細的狀況下，每個醫師都有專屬自己的專業，就算是跨領域照護的疾病，我們也都有基本的認識了解，但要一個精神科醫師照顧確診病患，這確實超出我們的想像。也就是這一刻，我才真正體會到北台灣的醫療已經吃緊到這步田地。

人群不會只被限制在北部不流動，疫情自然也不會僅限縮在北部。當媒體風聲鶴唳地流傳著雙北封城的消息時，門診也陸續出現北部患者提著行李箱前來看診的情況。

自私嗎？如果從疫情防疫的角度來看，也許你會有這樣的想法。但對於病患個體而言，許多疾病是需要定期診查追蹤的，如果因為擔心疫情不去醫院不回診，從疾病控制的角度來說，這樣的流動就顯得情有可原。

那就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吧！

疫情的延燒，全台各家醫院也配合政策開始了鼻咽採檢，最早期是精準但耗時的 PCR 核酸檢查，之後才有較快速的快篩試劑。由於我是全院第一批接種疫苗的醫師，考量體內的抗體應該相較於其他人充足，因此我義無反顧扛起篩檢的重責大任。由於是第一棒，當時的設備跟人力都相當匱乏，我穿著當時珍貴的防疫裝備，帶著窒息的 N95 口罩，在烈日下，透過隔板開始了篩檢工作。

免實裝的穿著有一定的順序跟規定，確認無菌是最基本但也最重要的步驟，反覆黏貼各個可能透氣的縫隙，本來就胖的我，穿著時就已經滿身大汗了。N95 口罩，戴過的人就知道那種窒息感讓呼吸都顯費力，而我不只要長時間一直配戴不能放下，還要衛教跟引導患者配合動作。第一個早上，我的耳後勒出的傷痕清晰可見，參雜鹽分的汗水竄出皮膚層，在沒有角質層保護的肌膚下，癢痛刺激混雜。體表的感覺是可以透過適應而減輕的，但這場疫情所帶來的影響，仍無法適應。

「各位朋友，我確診了！」

深夜裡的一條訊息，如流星一般劃過這漆黑的夜，但這顆流星並非給人希望，而是隕石地重擊我們心頭。樂觀開朗的小謝在台北的醫學中心擔任住院醫師，當時精神科同學求助的時候，小謝是最熱心幫忙提供各種意見的好同學。才相隔幾天，那個開朗熱情的小謝，在群組中分享了他的經歷，雖未能親眼看見他的容顏，但字裡行間滿溢的絕望與無助，讓人心疼。

有別於前幾天大家熱烈的討論病情及治療方法，群組中數十人瞬間已讀，但留下空白跟喘息，我們都靜靜地等待小謝消化情緒。

剛開始的情緒是否認與懷疑：怎麼可能？是不是偽陽性阿？不只是我，我相信所有人都有一樣的疑問。「我早上知道的時候就被隔離在病房中了，剛開始我也是不相信，所以下午又做了一次檢驗，剛才報告出來是陽性，我想應該是真的了……」

一陣沉默後，跟小謝情同手足的小黑立馬表示：「你的家人跟女友知道嗎？有沒有物

資或什麼需要？我知道你家在哪我可以幫忙。」眾人紛紛伸手友誼的手，儘管畢業後大家各飛西東，但七年來的同窗情誼，橫越了距離的限制。

「謝謝大家，我想先整理一下心情，我的家人已經接到通知，也都被安排相關採檢了。我只有一件事想跟各位同學說，一定、千萬、絕對要做好每一個防護的步驟，不能有任何一絲的僥倖。」小謝語重心長地囑咐。

我們是醫師，穿上白袍舉手宣誓的那刻起，我便把病患的健康視為我的首要。無論是篩檢或是疫苗診，我都確實做好該有的醫療步驟，我相信小謝也一定是按照這樣的 SOP，但他還是在照護病患的過程中確診了，身邊好友確診的消息，讓我們都陷入了一陣深思。

沒隔多久，我們都接到了「北病南送」的訊息了。正如之前眾人所擔心的一樣，隨著北部疫情的延燒，醫療量能已經超載無法負荷，將需要負壓病房以及需要密切照護的確診病患送到尚有醫療資源的中南部也成了不得不的選擇。

得知消息後的院方，也積極規劃相關的病房與措施，站在防疫角度，我們必須確保醫護跟全體院內同仁的安全，因此就有專責病房的需要。

我是一個丈夫，也是兩個年幼小孩的爸爸，但我也是醫師。我有妻小要照顧，但這一刻，我必須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為了妥善的不讓自己成為家中的負擔，在全台三級警戒的恐慌時，我把家中都做了如同醫院汙染管理的規劃。

每天上班，我都背著一個大背包，裡面有基本的盥洗用品和衣物，如果哪天我真的確診了，可以直接入住醫院不用麻煩家人。家中的擺設也重新規劃，入口處隔出一個供我把在醫院所有物品放置清洗的空間，就連廁所跟衛浴，我也絕對不跟小孩一起共用，更別說吃飯了，基本上我都在醫院解決三餐。在疫情嚴峻的時刻，還能與家人一同住在同個屋簷下，已經是很大的幸福了。

我知道這一天終將會到，只是沒料到這麼快，我要照顧確診病患了。

沒有任何的抵抗，跟其他同學和學長姊相比，我很慶幸我是在作好準備的狀況下接下這個任務，但在此之前，我還是花了些時間跟老婆溝通。她也是一個醫師，她很清楚我們這身白袍的重量，面對這場世紀浩劫，我們能做的就是貢獻自身所學，盡力照顧好每一個手中的病患。

以下簡短分享我的個人經驗。每個病患都有專屬自己的故事，感染上新冠病毒絕對不是他們所願，但百密必有一疏，連我們嚴格要求自身防護的醫護人員都有感染的風險了，更何況是醫學知識相對匱乏的民眾。

小陳，年約 30 歲，是一個工程師。他兩周前就覺得有些微上呼吸道的症狀，雖然新聞媒體都有強烈宣導，有任何症狀應該前往醫療機構尋求協助，但向來害怕醫療院所的小陳，一如既往地到藥局自行買成藥服用。來我們醫院的時候是到一般門診，門診醫師詢問相關旅遊史與接觸史，他一概否認，甚至來門診時希望護理師請醫師開藥就好，他不想進入診間。門診王醫師是個經驗豐富又熱心的好醫師，在疫情期間，雖有不少畏懼來醫院就診的民眾，但這樣的反應也非屬正常，因此在王醫師的要求下，小陳還是按照規矩進入診間。

「我看到小陳的時候，就知道他為何不喜歡醫院了。」王醫師跟我交班相關情形的時

候，跟我提了一句。秀氣的小陳，戴著口罩走入診間，走沒幾步，他有些上氣不接下氣的情況。「等一下！」王醫師立刻喊住小陳，「護理人員請立刻帶病患到急診採檢，啟動相關程序」。護理人員還不明白發生什麼情況的時候，王醫師一個箭步扶起小陳，直接把小陳送到急診等待。

按照規定，所有需要住院的患者必然要經過PCR檢測，確定為陰性的患者才能進入病房。至於那些有急切醫療需求，但核酸報告尚未出爐的患者，就必須待在專屬防疫病房中，等待報告出爐後才有下一個明確的動向。

周五晚上的小陳，在急診採檢後，就被移到專責病房治療。

「林醫師有new patient喔！」護理人員聯絡值班的我。「是啟動程序的那個？」我啃著因為忙碌，好不容易才有空咬下第一口的漢堡，冷掉的炸雞跟爛爛的漢堡包，在忙碌的值班過程中，已屬於天堂級的美食。「是喔，晚上有去王醫師門診」護理師知道我跟王醫師交情不錯，暗示我可以問王醫師相關情況。我得到暗示後便立刻打給王醫師詢問「陳先生走進來時候很喘，另外，他看起來比較秀氣，之前我們群組有討論過相關的活動史案例，雖然他跟護理師否認相關接觸或旅遊史，但我覺得你可以往這方面問看看。」王醫師一向謹慎，先前我們確實有針對高風險接觸或可能感疫的對象提出相關討論，所以寧可更小心謹慎，也不要因為一個疏忽而忽略了有需求的病患。

「林醫師你要進去問診了嗎？」護理師一邊熟練地穿著裝備同時貼心的問一句。「等一下，我剛剛打給王醫師了，我覺得這個很有可能是確診病患」確診病患，對於我們來說不是新鮮或罕見的名詞，但每個病患我們都要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因此，我總是會跟相關護理同仁多嘴地提一句。確診病患，對於我們來說不是新鮮或罕見的名詞，但每個病患我們都要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因此，我總是會跟相關護理同仁多嘴地提一句。透過監視器，看著待在負壓隔離病房中的小陳，我點開麥可風，開啟了對話。

「陳先生您好，我是值班醫師林醫師，請問有聽到我的聲音嗎？」麥可風微微吵雜的雜音，在轟隆作響的負壓隔離房中，突兀地響起。「有聽到...」不知道是喘還是訊號不清楚，傳來的聲音有些羸弱。「會喘嗎？有哪裡不舒服嗎？」「喘的部份現在好多了，但是好餓，我今天只吃了一點早餐。」

「很抱歉，因為防疫相關規定，所以在報告正式出來之前，你沒有辦法去買東西吃，我們病房這裡有一些其他企業捐贈的零食，如果你很餓的話，可以給你補充一些熱量。等一下我跟護理師會過去病房找你，但在此之前我想先問你幾個問題，你有力氣回答嗎？」也許是知道等會有食物充飢，也許是被我們的溫暖感動，小陳竟然主動開口說：「你們等一下不要太靠近我，我覺得我確診了！」一反之前他否認相關接觸旅遊時的牴觸，小陳像我們致歉「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儘管監視器的解析度有限，但我仍舊感受到那傳來的懊悔跟自責。「陳先生，沒關係，我們會好好治療你的，現在報告也還沒出來，先不要過度恐慌，你今天都沒吃什麼東西，我等一下過去檢查時會帶一些零食。你有任何資訊想跟我們說的都可以透過麥可風說，如果擔心或難以啟齒，你也可以寫在紙上，等一下交給我。」陳先生此刻就算是個懊惱做錯事的小男孩，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啜泣。

我跟護理師反覆檢查彼此穿戴的服裝是否緊密，彼此都通過對方嚴格的檢視後，我們打開隔離病房的門，當然手上除了相關醫療用具，也稍上了一袋零食。「抱歉，讓你們辛

苦了。」我尚未打招呼，小陳就搶先開口，「我怕你們感染，我把事情都完整寫在那張紙上面了，你們東西放在那就好，我等一下自己拿。」我莞爾一笑「我們還是要幫你打針抽血檢查，你放心，我們都穿戴好完整的防護裝備而且有打兩劑疫苗了，你願意如實把所有情況包含身體哪裡不舒服都跟我說，就是對我們醫護人員最大的幫助了！」

隔天清晨，PCR 檢驗報告出爐，陽性，COVID19 確診。雖然不是第一次接觸確診病患，但我知道他的顧慮，而他紙上寫的故事也確實符合我們的臆測，愛滋病患者。我能明白也能理解他起初對於這一切的排斥與牴觸，或許這也說明為何他對於醫療院所一直有所畏懼。看著小陳的胸腔影像，大家習慣用「菜瓜布」形容這飽受疾病摧殘的肺部。肺部纖維化如此明顯，難怪他走沒幾步就氣喘吁吁。菜瓜布，在我的想像中是母親的溫暖，因為從小就貪吃的關係，母親總是用菜瓜布洗刷著我沾滿糖或油漬的碗盤。影像中可以看出肺部複雜交叉的紋路，一圈包著一圈，雜亂的困住每個想要掙扎的肺泡。如果我是空氣，肯定也在這個迷宮中失去了方向，進不來也出不去。

醫療是科學是理性。我們遵循著國際醫學文獻的建議，根據小陳的身體情況調整治療策略，一周的時間，他的身體狀況就獲得極大的改善。我試圖在這之中加入一些溫暖，讓密不透風的負壓病房，讓白色壓抑的牆壁之間，多了一些色彩與笑容。更重要的是，我想讓陳先生願意擁抱醫療。每天，我像是廣播員，一個人一支麥可風，對著遠方的小陳，了解他身體是否因為治療而有變化，詢問心情是否有所改善，也關心他之後出院的心理調適。

醫學是理性是科學，但醫學也可以有溫度。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群眾對於疾病的恐慌會無限放大，更何況，小陳還具有另一個飽受歧視的疾病，更增添他會面臨的壓力。並非想幫小陳開脫，但如果沒有這些無形的壓力，是否他願意更早接受醫療診治，是否那佈滿瘡疤的肺，能多一點平順？

小陳順利的離院，但這樣的疑惑依舊困擾著我。後續又再次爆發機組人員染疫的情況，甚至有幼兒園的小孩也捲入了風暴。誰都不想感染，也沒有人想讓疫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傷害這個社會。無止盡的獵巫或不實的謠言，只會讓應該站出來面對的人心生膽怯，要不是小陳他的勇氣下定決心來醫院就診，如果他又再次退卻不就醫，如果又再一次爆發社區感染，他是否會被冠上了一個不相干的名號，然後默默承受網路媒體或鄉民們躲在螢幕後面的謾罵？

那黑的終點可有光？五月天的歌再次迴盪在心間。最艱難的三級警戒時期，我們用行動證明台灣的韌性，每個人都忍受了許多辛苦跟挑戰。做工的人，忍著豔陽，緊戴口罩揮汗施工。上班族開啟了 WFH 模式，體驗了在家上班無法返家就丟棄煩惱的情緒。外送人員面對疫情的危難，為了人們的三餐，穿梭在巷弄與街道，只為了那份熱騰騰的溫飽。老師們開啟新的教學挑戰，面對著鏡頭，繼續傳播知識的力量，為下一代的成長勞心勞力。偉大的家長，有的在家帶小孩也在家工作，有的把小孩送到相對沒有疫情傳出的地區，辛苦在都市叢林裡奮鬥。相愛的人無法相見，家人在外無法同桌一起用餐……等，我們一同見證也一起扛過了這樣的辛苦，終於換來十月份的曙光。

夜的盡頭，終究會亮。我相信黑夜之後必然可以盼來黎明。十月五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逐步放寬了相關防疫規定。我的生活一如往常，疫苗診依舊火爆，接種率的上升也

意味著我們距離更開放的自由又多了一些空間。校園 BNT 疫苗也如火如荼展開，每年十月的流感疫苗也同時進行。我體會了「快樂並痛苦著的矛盾」，儘管每天勞碌不停，工作與研究論文穿插，但看著民眾越來越多人了解疫苗相關的情況，開始習慣且自覺地戴著口罩勤洗手，我的內心洋溢著快樂，也許，黑夜就要散去了。

